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

一七



鶴山先生大全集卷之七十七

渠陽集

錫山安國重刊

墓誌銘

直寶章閣提舉中佑觀張公墓誌銘
始余將漕劍東廣翼張公行使父湖北書
數往返未相善也嘉定十五年冬同在郎
省明年公見上首陳司馬公仁明武之說
申之以進賢退不肖賞功罰有罪詞平而
氣直予與同列固期之又明年賜對極言
時事曰數年以來方內弗寧山東之地旣
歸而未稟正朔忠義之徒雖附而左衽自
如得之無補祇以示弱而况殘金易酋外

示安靜縱還俘掠議遣行人安知不以怠
我韃之來也實與我使俱至彼能使邊人
戮駭鼠伏則于我非必有畏慕之誠意第
甘小佞弗慮後艱一與之盟而嗣有難塞
之請則或從或卻皆足以兆禍海上之盟
厥監未遠也次又言薦舉科目之弊互送
苞苴之弊苛斂虐征賄訟鬻獄剽奪民產
勢所不免請自朝廷之上肅紀綱以示觀
聽申憲度以警貪偷不然天下之患有不
可勝言者疏入上論浩然歸重予又心降
焉未幾 寧考登遐或疑所服公上書宰
相請取法 孝宗行三年之喪且曰 孝
宗始自踐阼服勤子職凡二十有七年今

皇帝

自外邸入繼大統未嘗躬一日定

省之勞欲報之德

孝宗宜有加尋又

以宰執率百官請大母同聽政表至七上

公復以書抵宰相謂

英宗以疾

仁哲

以幼則

母后垂簾聽政有不容已惟

欽

聖出於勉強故務從抑損不避父名不慶

三日不御前後殿僅半載而卒舜焉今吾

君長矣若姑授以爲請此亦中策未幾制

詔公卿百官集議廟制公謂九廟非古今

若升祔先帝則十世之廟昉乎今日于禮

無稽予時聞公建議卓亮明偉又申敬而

願交焉未幾下詔求言公上封事凡五千

言今掇其要著千篇一曰天人之應捷于

影響今自冬徂春雷雪非時積陰久雨西
雲東淮狂悖游興通者客星爲妖太白是
畫正統所係不亘諉之分野二曰人道莫
先乎孝而送死尤爲大事自漢景並緣吏
民釋服之語忍薄其親貽誚千載惟我祖
宗定爲宮中之禮 孝宗皇帝朝衣朝冠
皆以大布于昔有光迨 寧考以嫡孫承
重 光宗雖有疾未嘗不服喪宮中也洎
光宗上賓則權醢方張莫有言者去秋禮
寺受成胥吏開端臆擇未嘗以義折衷今
已不可追咎而尚有當講者蓋再暮而祥
百僚始純服吉慶元末年初議爲得今若
甫經練祭雖朝臣一帶之微亦不復有凶

皇帝 自外邸入繼大統未嘗躬一日定

省之勞欲報之德祗 孝宗宜有加尋又

以宰執率百官請大母同聽政表至七上

公復以書抵宰相謂 英宗以疾 仁哲

以幼則 母后垂簾聽政有不容已惟 欽

聖出於勉強故務從抑損不避父名不慶

三日不御前後殿僅半載而卒辭焉今吾

君長矣若姑授以爲請此亦中策未幾制

詔公卿百官集議廟制公謂九廟非古今

若升祔先帝則十世之廟昉乎今日于禮

無稽予時聞公建議卓亮明偉又申敬而

願交焉未幾下詔求言公上封事凡五千

言今掇其要著千篇一曰天人之應捷于

影響今自冬徂春雷雪非時積陰乂雨西
雲東淮狂悖游興通者客星爲妖太白是
盡正統所係不亘諉之分野二曰人道莫
先乎孝而送死尤爲大事自漢景並緣吏
民釋服之語忍薄其親貽誚千載惟我祖
宗定爲宮中之禮 孝宗皇帝朝衣朝冠
皆以大布于昔有光迨 寧考以嫡孫承
重 光宗雖有疾未嘗不服喪宮中也泊
光宗上賓則權醖方張莫有言者去秋禮
寺受成胥吏開端臆擇未嘗以義折衷今
已不可追咎而尚有當講者蓋再朞而祥
百僚始純服吉慶元末年初議爲得今若
甫經練祭雖朝臣一帶之微亦不復有凶

是之思臣所以不辭也六曰近世儉佞之徒凡直言正論率指為好名歸過夫果好名歸過則其自為者非也而人君實賴其忠益若首萌逆億厭惡之心則自今言者莫不望風是疑此危國之鳩毒也七曰陛下御極之初凡在各流首被褒顯然而命召所及不過數人方其未來不加勉趣迨其既至無所咨訪而况拔羅未廣遺才尚多經明行修如柴中行陳孔碩楊簡識高氣直如陳宓徐僑傅伯成僉論所推招徠可緩若精于史筆復有如李心傳可惜一官不俾與聞鉅典他固未易徧舉矧又有不及知者乎况近來世俗取人以名節

爲矯激以忠謹爲迂疏以介潔爲不通以
寬厚爲無用以趣辨爲強敏以拱嘿爲靖
共以迎合爲適時以操切爲任事是以正
士不遇小才凡親此識者所憂 陛下安
得付之悠悠不以動心乎人曰近世士習
曰異民生益難第宅之麗声伎之美服用
之侈餽遺之珍何來宗戚奄宦所聞見者
今搢紳士夫殆過之公家之財賂同已物
而猶未厭也則薦舉獄訟軍投吏役僧寺
道觀富民巨賈凡可以得賄者無不爲也
至其避譏媒進往往分數厥餘欲基本之
不搖殆卻行而求前也疏入士大夫傳誦
紙價爲貴予至是知魏公有後矣又目輪

對以其伯父宣公告 孝宗語告上當求

曉事之臣不求辦事之臣欲求伏節死義
之臣必求犯顏敢諫之臣語益剴切其論
學術邪正略曰大學之道格物致知誠意
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其要則曰
自天子達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蓋
正心以上皆脩身之事齊家以下則舉而
措之耳無二道也後世乃有謂人主之學
與士大夫不同者吁其諸異乎大學之道
歟子聞其說又知公不特優於論事益幸
問之道固嘗有聞於其請外也深嗟屢歎
爲詩以送之時諸賢如真希元丁文伯洪
舜俞皆有詩云何真希元以言語得罪子

亦追官號職投之靖州明年臺臣指公爲
朋比免所居官予由潭趨靖會公歸自顓
相與歎繹千嶽麓精舍不覺日之盱也止
予宿道林僧舍明日別去自是家居聚友
益求爲已之學居數歲識益明志益厲士
之道長沙者皆傾心願見焉紹定三年七
月從子穀城令某卒公盡力救藥又爲之
治喪謀嗣遂以傷悼感疾九月甲子屬纊
年五十有七且死謂其子猷子曰我死則
葬我于潭之善化縣忠臣鄉霧泉山某岡
墓門之石必屬吾友魏華父銘之既卒猷
子奉遺令以請會予蒙恩西歸道五谿遇
使人于塗乃爲叙姓系爵里俾書而納諸

瘞厥九月舟于南郡之汭歆子又遣予書
曰吾子之辱貶先君也不肖孤既奉而饒
諸石矣今將以十一月 即窆匠事既嚴
失今不銘後將噬臍嗚呼公以同志坐累
無愠色無怨言死又屬之銘曰其敢辭公
諱忠恕字行父其先漢綿竹人曾祖咸舉賢
良方正皇任奉議郎僉書劍南西川節度
判官贈太師秦國公祖浚皇任尚書右僕
射少師保信君節度使魏國公贈太師謚
忠獻始寓居潭州父杓皇任端明殿學士
通議大夫贈少師妣魯國大夫人臨邛計
氏淳熙八年公以忠獻致仕恩補承奉郎
監臨安府樓店務慶元二三年差提領建

康府戶部贍事酒庫所幹辦公事父卒不行服除差廣南西路轉運司主管文字嘉泰四年以避親嫌改通判沅州開禧三年四月主管京西湖北宣撫司機宜文字其秋權發遣澧州秩滿除籍田令嘉定五年八月改軍器監丞是月遷太府寺丞六年四月差權發遣湖州七年擢司農寺丞是月差權發遣寧國府九年二月差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十年二月差知鄂川權荆湖北路轉運司職事尋改除轉運判官兼知鄂州十二年八月詔赴行在奏事明年末對除屯田郎官七月丁母憂十五年九月除尚書戶部右曹郎中十七年三

月除將作監寶慶元年累請補外七月除
直秘閣知贛州明年春視事兩月落職降
兩宮罷紹定三年復元官進直宝章閣提
舉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以疾請老詔特
轉一官致仕元配正氏繼室趙氏皆贈宜人
獻子從事郎新監嚴州都酒務公始仕臨
安府尹王溉之致莫府時韓侂冑權勢熏
灼有民家女已議昏對而奪之者夫家以
告公獨曰尹婦其父母家尹不能难人已
覘其爲遠器矣在廣西日使者王公資之
吳公獮黃公頌帥惲蔡公戡詹公賡仁皆
不輕許可者惟深知公以姓名聞上其爲
丞沅守澧率爲民植長利蠲父患在奉常

日大宮鳴吻爲雷雨壞神主移御公因輪
對請廣言路通下情爲湖州治勢家門卒
之暴民者逮復湖學以振士風蠲下戶積
逋凡泉帛續粟之征爲數甚夥宣城夏旱
公盡瘁禱求至忘寢食請于朝鬻度僧牒
截撥米運以備濟糶且又勸分括糶以責
寬征嚴保伍之法以防姦覷常平使者以
是郡爲得人不更遣官既而 朝廷撥賜
米一十萬七千餘石僧牒五十使者欲均
濟而不復糶公慮無以繼則核戶口計歲
月庾及春莫使者欲勿勸糶公慮來日尚
賒則請嚴戒諸邑禮諭大室仍發蓋藏所
見旣殊間言乘之轉運使者以聞是以有

冲祐之命朝廷遣常平使者領其郡則所發之廩固班之諸邑無留藏也湖北一十五郡而調夫運糧供億襄漢者九公請出鹽鈔募民漕安郢之粟則可以少寬民力嘉定十二年春虜破五關圍信陽斬黃襄漢皆震公請調飛虎軍以壯聲勢卒賴其用公在外服其不忝厥世又如此予嘗評公孜孜體國以忠猷撥煩劇劇似端明爰暨中身斂華帰實則益有志乎宣公義理之孝而死不待年齎恨泉壤人謂實錄云銘曰進退語嘿士之大致吾觀于公事主弗貳言言至計炳之大誼挫抑彌伸總壬靡忌人之方人賤目貴耳吾身親見以詔千禩

鎮江府教授徐君墓誌

婺武義徐君以淳熙六年十一月丙申卒于鎮江府教授明年十一月甲午葬溪上原徐家塢又四十有六年其子潤以學正胡緝所次行實求銘于史臣魏某某辭曰我生之明年而君卒相去相後若此吾不敢可潤泣而固請曰潤不天生十年而孤既葬之二十有九年潤始克綴一名于進士籍又十有三年而伯兄淮之予澳始自上庠賜第然後鄉之人皆知先君位不稱德之報然而墓前之石又未有識潤蓋有待也昔者眉山蘇公與南豐曾公爲輩行蘇氏之大父待曾公書其碣古之人有以